

《王的盛宴》是中國第六代導演陸川的第四部作品，該片在年尾賀歲檔上映時可謂歷盡挫折，首日就遭遇「水軍」的瘋狂打壓——在內地著名電影評分網站「豆瓣」上，一天內衝進九千個新註冊的帳號給片子打「差評」。上映不出兩日，許多平面媒體也鋪天蓋地談論起《王的盛宴》如何「腦殘」，乃至導演人品如何不濟。

電影的好與壞，交給時間來驗證。而在這裡，我們只想討論陸川這個人。

這個最近在內地被攻擊得最多的導演，實際上只是個深愛電影的人，對他來說，生活就是電影、電影……沒有太多其他的東西。《王的盛宴》是一個挫折，但挫折並非慘敗，對陸川來說，挫折反而能帶來思考與自省。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賈選凝
攝：梁祖彝



陸川 時代嬗變 深愛依舊

之所以會有《王的盛宴》，最初是因為一家公司想找陸川拍《鴻門宴》，但在反覆讀了不少歷史資料後，陸川發現自己更有興趣的是劉邦這個人的一生，而不單是「鴻門宴」那頓飯。劉邦的人生軌跡——從一個草根，到貴為一代君王後陷入的內心恐懼，這個人物的一生，因為被《史記》記載，竟變成後世君王兩千多年來所效仿的模版，幾乎像是一個成功的EMBA商業案例。

陸川認為，劉邦解決權力競爭所用的方式，其實深入到很多中國人處理問題的方式中。「中國人嘴上講理、講孔子，但真正處理意見之爭時，雙方意見相左，內心燃燒的東西不是想建立更高的標準，而是想征服對方。」在他看來，這是件很可怕的事，今時今日的利益夥伴、上市公司、創業團隊，處處可見項羽、劉邦、韓信等角色。「好像兩千年都沒變過，所以我想拍出這種規律，拍出這個源頭。」

中國人處理問題的規律

對於近20年來中國生產的大多數歷史電影，陸川不敢苟同。他認為可以戲說編纂，但總有些歷史片應該以影像和視覺重新建構過去的時代，及那時代中人們的風貌，「可這20年來，我所看到的片子裡，除《荊軻刺秦王》之外，再沒有人試圖去做這種事，我覺得很遺憾。」因而《王的盛宴》絕不是簡單單拍一個「鴻門宴」、拍一場刺殺，而是經過大量考證、推理，復原歷史場景，甚至找出歷史說了些謊。「御史司質問史官那場戲，就是排練中，我們發現《史記》對歷史的紀錄，在邏輯上構不成完整的鏈條。」

《王的盛宴》的整個拍攝過程，陸川本人其實很像片中的劉燾——手持一把劍在森林中走。「大家都在找答案，但解決歷史問題很難，因為找不到真相。」

所有好電影都有政治性，《教父》、《現代啟示錄》，以至《阿凡達》等西方例子都是如此，但陸川想做的是總結中國人從古人那裡繼承下來的「規律」，他認為這規律同樣在影響人們當下的日常生活。「微博上如果發生意見之爭，你會感覺只要手裡有槍，大家就能衝過去殺人。頭上信奉的是精神，內心、血液裡信奉的卻是叢林法則。」就像電影後期發行中發生的風波與挫折。

逾越底限的惡意打壓

《王的盛宴》在上映首日，內地的輿論就出於商業競爭的原因被完全控制住。據第三方公司的調查顯示，內地著名電影評分網站「豆瓣」，一天內新增了九千個新註冊帳號的「水軍」為片子打「差評」，而在「時光網」上，原本該片在多倫多放映五場時，留學生打出的平均分是8.8，但放映首日就直接被刷新成3分。其後各種批判該片為「腦殘電影」的平面報道登陸各大媒體，某受僱的「水軍」團隊更因分贓不均，公佈出該團隊與某公司簽訂的「評價《王的盛宴》的合約」，合約裡明碼標價，寫明該使用怎樣的詞句「抹黑」該片。

於是陸川選擇了站出來，《王的盛宴》成為中國電影史上首部公開承認因為迫不得已，要僱人反擊打壓、進行「口碑維護」的電影。

電影發行的戰役做到這種地步，誠然讓人震驚，但對陸川來說，既然知道這種惡性伎倆，「那選擇把事情公佈出來也好，這樣會讓大家明白，中國電影的營銷方式已經



逾越底限，不可以這麼做。」

陸川說：「已經過去了，當時的確很生氣，電影營銷可以各說各的，自誇自擂，但僱「網絡水軍」抹黑別人的作品，左右視聽，基本已和經濟犯罪沒有區別。」更讓他憤怒的，則是這些留下負面評價的人大多沒有去探討電影本身。

嬗變中的調整與反思

之前的12年，陸川拍了四部電影，12年12個生肖，就像一場輪迴。

他說：「這些年來，我沒有太關注外界的變化，但到這次《王的盛宴》拍完，才發現就像戲裡張良所說，時代真的變了。」12年前陸川進入這個行業時，滿懷理想，認為自己肩負很大的責任，要用電影喚醒一些很崇高的東西。也正如過去的幾代電影人一樣，他對膠片懷有深厚的信

仰。

但12年過去，一直低頭做事的他，驀然抬頭，才發現整個電影產業已改朝換代，這種變化的表象性標誌是膠片已不復存在——柯達公司破產了，膠片電影成為歷史。

而很多和陸川同代或是上一代的中國導演則已開始沉默，或者不再是電影業的主流聲音。在這樣的巨大嬗變之下，陸川認為：「是要作出調整與反思了，不是時代錯了，時代就是往前走，它沒有對錯，但是怎麼能在這個時代，做出影響更多人的電影，是我需要考慮的問題。」《王的盛宴》令他明白，自己需要作出方方面面的調整，敘事方式、創作態度、製作的規劃管理，以至題材選擇，或許唯一他不願也不捨調整的，只是自己對電影的信仰。

「說起來可能有點虛，但這個東西不能沒有，不能把電影純粹當活來幹。」純商業的成功誠然讓人激動，但陸川指出：「在商業世界裡依然有些大師在追求精神，像《鐵達尼號》、像《阿凡達》、像《少年Pi的奇幻漂流》，所以那可能會是我下一個階段努力的目標。」

入行12年，四部電影，陸川用了一種完全「陸川」的方式走進這個行業，沒有考慮市場、沒有考慮觀眾，誤打誤撞前三部電影成功了，而第四部《王的盛宴》則遭遇商業上的挫折。

但他覺得，這對自己來說，是個特別好的事情。「如果我現在60歲了，可能就麻煩了，但我還是年輕的，這麼挫折一下是好事。而且也沒有輸到底，經歷了這麼多事情，片子還能收回八九千萬，我覺得OK了。」同時，他也在網上讀到了幾千條的「正評」微博。「你會知道，還是有很多人相信了，『網絡水軍』的攻擊停止時，中肯的意見也開始出來。」很可惜當時內地院線的排片已只剩下四分之一，但不管怎麼樣，陸川仍背負着許多和他一樣愛電影的人的信任。

影人的誠摯責任

陸川表示，下一部電影，他要為這次看不懂《王的盛宴》的人去拍。「我覺得去做一個讓他們能看懂的電影，是不丟臉的事情，我這次沒有這麼去做，可能因為這次也只能這麼做。」從《可可西里》到《南京，南京》，他從未設想過真的會有讓人「看不懂」的電影。「但現在我真的發現這個時代變了，《王的盛宴》讓我更了解這個時代，更了解中國的當下。」

時代的滾滾紅塵，碾過電影業的前世今生，這並非陸川一個人能夠對抗改變的，但他知道，去講一個好看的故事，是他可以做到的。「可能這次是藝術青年的『範兒』氾濫了，我沒有注意到自己是個職業導演，在一個市場裡做事，沒有注意到在面對大眾時，要用大眾聽得懂的語言去說話。」

這是陸川對《王的盛宴》最誠懇的檢討，也是他身為電影人，將在未來承擔起的另一份誠摯責任。

對話陸川

「共電影一起，其他已不重要」

問：有些觀眾認為《王的盛宴》過於冗長，你對此怎麼看？

陸：這電影我想說的是兩部分。「水軍」的那一部分，說實話我憤怒的原因是因為，一齣電影在上映第一天，99%的人都說是爛片，這等於是判了死刑。有些媒體說「水軍」控制不了大眾的眼睛，是，這需要十年才能決定，就像梵高的畫、畢加索的理論，放在一百年的維度裡誰也掩飾不了其價值，但問題是在一個禮拜內，惡意的打壓的確能控制。

但這些可以放在一邊，從觀眾的評論裡，我也在認真聆聽。我去接觸了100個影院的觀眾，有一部分年輕人覺得悶、看不懂，這是真實的，那我便會反省，是不是這種敘述方式對他們常態性的看電影方式和預期形成了挑戰——他們想在電影裡看到甚麼？比如大場面、打仗？於是我就知道觀眾進電影院有這個預期。下次拍片時，我會提醒自己，你不是在做電影節的電影，而是在做大眾電影，就算要講很高端的寓意，也要把它放在一個很紮實、傳統的敘事框架中，這些是我會去總結的。

問：對這次「挫折」會感到失望嗎？

陸：《王的盛宴》做完，在整個巡迴的過程中，被媒體攻擊是沮喪的，因為我只是在認真地做電影，沒想過別的事情。但是媒體用一些並沒有準確掌握甚至編造的東西去評價這個電影的好壞，關於這部片子，它所有的缺點都被放大了，但是它真正所做的嘗試、立意、探索、講述，沒有人去討論。

但其實我是個特看得開的人，我原來不是幹這行的，而是軍校畢業。對我來說，所得的一切東西都已是額外的，所以才有這個態度——電影是我的愛好。

問：「挫折」帶給你哪些反思？

陸：我會去想，如果有人抹黑《泰囧》（內地首部破十億票房的本土電影）會怎麼樣？但我覺得還是有人會去看，所以我知道有一點是對的，沒有這種抹黑，《王的盛宴》票房會再多個四五千萬，但它不可能成為人們真正喜聞樂見的電影，也不可能成為《阿凡達》那種作品。這是我的差距，我要去總結，我自己知道這齣電影對大眾層面應有的許多關照，我可能忽略了，所以，被詬病是應該的。

問：還會繼續愛電影嗎？

陸：我出差時書包裡都會放30張電影碟片，大多是一年忙於工作沒看的新片，對我來說，生活就是電影、電影……沒有太多其他東西。

我剛開始時特別在意別人的看法，但現在我發現其實公眾易怒、易於發出聲音，但公眾也是忘性最高的。所以你特別在意別人怎麼看，自己會被套住、被綁住。其實昨天人們在談你的電影，明天已經在談美國校園槍擊事件，後天則談別的事情。而且電影史上，每一個導演都有慘敗的時候，但有些導演從慘敗中崛起，觀眾依然會支持他，觀眾不會因為上次的「慘敗」，這次就不看你的片子。電影永遠是唯一可以說話的東西。

所以第一，我覺得這次不算「慘敗」，而是一次挫折，第二我覺得還年輕，繼續做電影就好，這是我對自己說的話，因為電影是我最愛東西，你有機會和它在一起，其他都已不重要了。

